

夷

堅

志

夷堅三志壬卷第四

南山獨騎郎君

臨川村民張四買芒掃帚一束凡四柄及開用之於中得小鑷蓋割禾所用者知為編帚人遺下取挂壁間迨夜輒有聲家人疑惡欲弃之張曰此不是殺人之具必非冤魂無乃鬼神憑托乎姑置之徙頓神堂內奉之唯謹始也烏烏然然則司司然旬日則喃喃然云云然似可曉一二又數日悉能辨之間為誰曰吾南山獨騎郎君也山神憐我巧言語又知人世事故遣報禍禍於人初言明日五客至送某物來鄰婦

方孚言何時得子艱而不危一切皆然漸漸有持錢
酒問事者居半年其門如市乃緝卷軸以蔽之益敬
為神族弟天祐造而謁焉持久不應倦坐以待忽聲
出天井中謝淹留之過曰偶赴劉漢王飲帝是以歸
遲漢王者土人所祀小神非高皇帝也扣以訟事曰
得勝仍有財又扣其二則云不可不若罷議苟妄動
必敗已而盡然天祐置百錢而退呼回之曰中有沙
毛錢五請易之天祐持去白曰聞神善謳願所一唱
先索錢與之三文乃謳其曲則俗傳刺梅花者也天
祐曰能送我乎曰甚易作嚶嚶之聲隨至半空一里

許祐回首謝之曰仙童還矣乃祝其徐行而反如是
四年忽告别遂寂無聲張氏賴以少康用其鑪與常
鑪等考向所報答不過村疇細瑣不能知其它亦已
怪矣

皮場護葉生

皮場廟在臨安西湖者其威靈不減汴都虔州士人
葉生游國學賦性若癡昏而誠敬在心事神竭力每
月朔望必一往拜謁無間於寒暑風雪也因省試下
第無聊念歸而囊無一錢可動謂同舍曰吾困窮無
策明日當禱皮場乞三萬錢衆相與嗤笑及還有喜

色曰卜之盃玆既許我矣明日當得之衆曰如何送
來曰殆不可知也明日兀坐薄晚有近郡太守倩鄰
齋指名以百千招一習書者充館客其人亦以失利
不肯行葉亟往自獻鄰齋將付所迎之資但請借三
十千約自鄉里省毋便道赴之遂符昨數皆以為偶
然耳又須一夫力荷擔復齋戒謝神之賜而申此請
衆曰此豈難辨所患無錢既有之何必荐瀆神祇拒
不聽復禱祠下亦有喜色臨東裝杳無其人迫於潮
信令齋僕齋行衆曰此只可至江下柰渡江乏便葉
曰吾所恃唯神定非所慮長揖徑出至午僕回爭扣

之僕云葉上舍將上船恰一鄉夫自江西來無回驛
正與之是鄰人欣然隨去矣於是始異之後數日一
同舍自越回乃與葉同舟者語士友曰神哉皮場之
靈獨私于彼是日到中流風雨驟作吹仆帆播舟人
窘束無措同載百人驚怖誦經而葉熟睡不知也俄
而風定檣正舟人云方危急時見金甲巨神伏斂坐
於蓬上不審為誰所事實賴其陰助護免傾覆爾葉
竦然改容曰即吾香火所奉皮場大王也繪軸見在
吾笥適於夢寐中固覩之矣臨川游祖武為前廊學
丞親具異異

建昌寺塔影

寺塔現影之異傳記多論之唯建昌景德寺紹興元年者為可怪其始也倒垂其地不但日色所映之處而已凡一寺之內隨屋壁方隅濶狹高低大小無不悉具不知其幾千萬也大抵物之影伏日以成是日雖偏室隱戶僻陋之所太陽未嘗及者亦然至於甕罌甕盞杵鉢床几衣衾什器一切目所覩者布現不殊寺僧欣々以為佛示大吉祥幾於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將必有興盛之兆乃募人施則作大佛事辦大齋設已而寂然無福禍越三數翻罹叛卒之厄城人

死者什八九獨通判迓難塔上叛衆求之不得而飢
餓絕食一老院子蒙其恩顧密知所在為求飲食賊
蹤跡獲焉又殺之因焚其塔而不能仆然則影魄之
發靈其凶至此識者云倒影之沴主下陵其上信矣
哉

丘簡反魂

宜黃管下地名索富士人丘簡處邑中郭氏館舍夢
為黃衣卒所追即隨以行入大官府王者玉冠赭袍
坐於正殿卒聲喏庭中云丘簡見到旁一吏叱問曰
當追丘圓茲乃丘簡姓同名異如何妄追來速押去

遂墮深坑中駭汗如濯乃覺為郭君言之蓋簡昔名
圓意為幸脫鬼籍絕以自喜明夜復夢到昨處一獄
官捧文牘升殿奏云上簡即故丘圓今改名耳踰月
抱病昇以歸不及至家而沒其再夢也見友人吳得
一者在傍聽呼名寤而與人說時得一固無恙後百
許日亦亡

涂知縣夢龍

宜黃涂正勝字士表登第為湘潭宰夢祖居坪上有
黃龍飛騰過隔港地名鹿塘白茶乃止涂氏官族也
也士表覺而不懌舉夢示人曰坪上衣冠其絕乎白

茶之地興矣次年四友策名正白茶一派終列大夫
郡守十知縣繼之而坪上寂寂至今四十二年無人
仕者

涂朝奉毆疫

涂大經朝奉初被鄉薦入京行次半塗寓宿一寬宅
舍館已定聞內間呻吟聲作一應門者惟一老翁執
禮甚恭凡供需之物如屬縣之奉使者心切疑焉問
之方云其家病疫涂彷徨欲去顧天色已昏暮前塗
旅邸有無遠近皆未可知而從僕橫叨搗飲深過所
望交口扼其行勉強聽之而悵然曰吾其病死於道

路乎翁微聞之遽拜於前力挽留不使去仰而視曰
秀才得非江西撫州人姓涂者乎荅之曰然念向者
未嘗此東遠鄉之人安能知吾姓氏殆必得於諸僕
而佞我尔翁進曰吾官乃我家福星我家六七十口
不幸一男自獄歸染因疾今家衆已死三分之二獨
老夫先病而甦昨夜忽夢數神道來相將辭去某試
陽止之神相顧曰不可居此矣明日有撫州涂朝奉
來當急引避故從早汛掃啟家以待果蒙賜臨幸為
我少駐涂雖畧自釋猶未之信及釋褐回再過之盡
室出迎謝所供益勤渠翁云從吾官宿此之後病卧

者不藥而愈敬不敢忘涂始慰喜及轉至此官大加
嫌惡竟如其說

陶氏疫鬼

宜黃詹慶者初業伶倫深村人也貧甚兄嫂稍贍足
不肯相容乃謀往郡下其居距城百五十里臨去乞
米一升不獲行丐而前既抵城中適一官族高宴其
夫婦皆善絲竹耳並坐廳慶吹笛聆其過度一字工
妙之極主婦至齧夫臂大叫曰竒哉自是以技得名
漸亦溫飽取陶氏女為妻而贅居其家才一年陶室
病疫慶晨興入厨見皂上兩異物狀如猢猻而有衣

裾通舉目外視慶立觀之甚詳俄跳入皂而沒陶門
名死慶獨無恙馴致富教子讀書且假儒衣冠而用
子餘為字只家衰矣

楊五三鬼

詹慶所居在撫城委巷中傍有剃剪工楊五三者善
為擯相一夕天家應奉大家姻席歸已深夜仍被酒
半醉炬滅暗行心惕惕然至兵馬司前見門外坎上
群卒附火亟往投之相向炙手因仰頭伸欠顧群卒
皆無頭駭而走猶能捉燈籠而忽作又暗行咫尺千
里遇負灌肺擔子者方歸猶有殘燈在擔喜而即之

告以所覩方取籠中燈盞就點其人亦無頭驚仆於地良久稍醒奔回家衣裳沾裂而目傷破僅能道鬼魅之狀旋復奄然越三日而死

湖北稜睜鬼

殺人祭鬼之姦湖北最盛其鬼名曰稜睜神得官負士秀謂之聰明人一可當三師僧道士謂之修行人一可當二此外婦人乃小鬼而一則已建安劉思恭云福州一士少年登科未娶鄉人為湖北憲使多齋持金幣就臨安嚮為壻士之父以貨祭筓為主只有此子聞之大喜即從之子歸拜親而鼎卒八人車乘

已至乃迎而西入境之日午炊於村店忽語其家僕曰此處山水之美吾鄉里安得有之因縱步游行見古木陰森之下元設片石若以憇行人者即坐其上瞻觀咨歎喜其氣象殊絕不忍捨去又顧僕曰我在歇涼正愜適爾且先返候飯熟而來僕還至店飯已熟急趣之已失所在呼叫良久無應者走報轎兵倪挽店主人以具主人變色搔首急往冥搜得諸深山灌莽之間縻之以索既剖其肝矣八卒兼程報憲憲驚痛下令捕凶盜杳無端由自店主人及鄰里皆送獄訊掠多有至死者獄不竟未忍白其父母累月後

始知之同日自縊死此風浸淫被於江西撫州村居
人遣妻歸寧以所饋微薄不欲偕行而相去不過百
步道深山然後出田間出則望見婦家矣夫俟之久
而不出心疑其與男子姦疾走物色見支徑鮮血點
滴新殺一婦人斷其頭去其肝衣服皆非所著者又
趨而進遇兩婦人面色蒼惶正着已妻之衣執而索
之得妻頭於籠內告於官鞠之其詞曰本欲得其肝
爾首非所用也將弃之無人過之地而滅跡焉遂窮
其黨悉伏誅此類不勝紀今湖北鬼區官司盡已除
蕩不容有廟食木陰石片蓋其祀所也

化州妖凶巫

邊察德明終於化州守其子嶧縣主簿所從黃齊賢
學嘗談化州之俗妖民善呪生逢人食肉而呪之則
滿腹皆成生肉食果菜而呪之則皆生果菜徐徐腹
塞必死雖守貳或不免故一歲之中公會絕少動輒
折送然罹其禍者亦可解及呪婦人生產則無法可
防儻食牛肉而就蓐則生牛兒有持訟於州指名某
凶所為邊命捕逮禁鞠凶子答疑曰人不應牛生是
其不積陰德為惡神所譴爾遂妄供數家獄官知其
為而無可柰何邊憤甚會其病卒又墟落一巫能禁

人生魂使之即病適與鄰人爭田石龍縣宰知其名
將殺之既嚴捕入獄即覺頭痛甚疑而惡之宰固健
吏不為沮之怕首坐獄戶自鞠訊不勝痛始承伏云
因來時已收係知縣生寃於法院盛之以壺煮之以
湯申之以待見在法坐宰即押至坐城三十里抵其
居視之而信下著姓名生年月日因給之曰汝速解
之吾釋汝巫禹步雷聲俄頃宰脫然所患如失嬉就
估其貨貨了不以屑意畢事將反吏白言彼處一小
室婦女以死守之意必有物宰翻然再入破其鎖中
才容膝秉燭四照所畫鬼神怪絕世所未覩蓋所謂

法院也婦人又捐舟遮障爭一小篋吏奪而取之正其秘法宰界諸火巫死于獄一邑之人更相喜賀云前書荆南妖巫始末頗相類

漳士食蠱暮

漳州一士人負氣壯猛謂天下無可畏之事人自怯耳每恨無鬼神干戈以試其勇嘗同數友出次村落見精帛色物地上皆莫敢正視士獨笑曰吾正貧何得不取對衆啟之於數匹絹內貯白金三大疋更一蠱蝦如蟻祝之曰汝蠱自取吾所欲者銀絹耳既持歸家人皆大哭曰禍至亦無日矣士曰吾自當之不

以累汝是夜升榻有二青蠶大如周歲兒先据席上
士正念無以侑酒連推敲殺之家人又哭士欣然剖
而煮食乃就寢醉竟晏然明夜又有蠶十余小於前
復烹之又明夜出三十枚夕夕增多而益以減小最
後遂滿屋充塞不可勝食至暮上埋於野膽氣益振
一月後乃絕士笑曰蠶毒之靈止於是乎妻請多買
刺蝟防暮出則必搜啄士曰我即刺蝟也尚何求哉
其家竟亦安帖識者美之

右三卷亦黃
齊賢所傳

夷堅三志壬卷第五十二事

黃子由魁夢

黃子由未第時以淳熙二年六月一日夜夢至

大庭下手進文字一軸須臾得旨云文氣不甚驕可擢為第一衛士在傍者摘之曰謝思合要笏記當師為之覺而悉能尋憶密志於策未嘗語人後六年過省與同舍生富唐潘洵赴庭對始顧之曰此與向夢中所覩不小異潘趣就席荅聖問未暇質其訴晚出乃詢之且曰子由平時得夢無一不應此曾感兆否方荅以二年所云雖未知入何甲竊料必忝甲首潘

賀曰要笏記叙謝非大魁不足之及唱名果為第一
倉卒間即用夢笏作記不易一字潘今為桐陵宰姪
孫思作亟問其說

醉客賦詩

德興新營士人張得象字德章淳熙十一年省場失
利就趨大學補試少留旅邸以待榜出嘗與二友生
夜詣市訪卜因入肆沽酒三人對月清飲俄客落拓
跌宕造前曰能以一盃惠我否張見其以大醉答曰
甚好取盃滿酌置几上戲之曰觀吾人姿克定不庸
俗能賦一詩然後盡此盃乎客披襟不辭且請命韻

張正欲因以陪突曰只用吞字隨即高吟一絕曰行
盡蓬來弱水源今朝恐渴過崑崙興來莫問酒中聖
且把金杯和月吞舉盃一吸而盡方驚嘆其雄新出
迹之無見矣張悟為神仙者流恨交臂不能識也為
之悵惘經日德章以恩科得官為筠州新昌尉臯之
姪攝邑得其語

黃炎司法

金溪黃炎晦叔嘗以盛夏詣族叔家叔晝寢夢人報
云司法在書院寤而觀之則炎亦假寐俟其睡起乃
以告之炎時為布衣取進碌碌望一一官稱甚難私

用自喜已而預淳熙丙午鄉薦丁未擢第緣殿試在五甲迨銓中主安福尉丁憂制不克上庚戌服除再調而雄州法曹叔聞之悄然不樂慮其前程但止於此又四年臨當赴官而卒炎頃歲占卜于劉樞幹劉畫綠一衣官人傍有錢而塚初莫能測後因友生薦引達於江西運使林正甫提俾攝新建尉才兩月而真尉到所獲俸金正得兩塚之兆可謂薄命矣

范十五遇鬼

新城民范十五嘗為張暢叔提刑家僕慶元二年二月因事至縣境之石灘與舊同列兩人遇隔閭歷歲

問勞如平生少焉悟其已死語之曰爾輩去世已久
何為尚在此我白晝見鬼得無不祥乎兩人同應曰
烏有是事哉自浮泊外州因循未還爾柰何妄信人
言謗我已死遂從索酒曰汝既有錢合做小主人待
我可驗故人之情范探懷中合有錢二百即就道邊
歐茂村秀才店沽酒歐與范相識訝其獨來而須三
飲器猶意必有所待及杯行范叅酌三器向空拱揖
歐始驚怪正色叱之曰范十五豈非遭魑魅所惑耶
而乃狂蹶如此范瞿然猛省恍如夢覺兩容不知所
在矣歸舍卧病彌月而愈

續仙臺道人

三庚記仙臺觀道人事。臯之姪所傳，猶有未盡者云。彼道人從知觀，賴子儀假館子儀，領畧命治一室處之。問其鄉里姓氏，曰：貧子是西川打底州縣人。姓回，自少放浪幾年，天下今老矣。問年，今幾何，曰：八十一歲。遂揖令就憇，日詣市乞錢，旋散與童兒，未嘗輒蓄。出則群兒環繞，因與鄧道者定交，嘗倩鄧取湯洗面。至則滌濯浣沫垢膩，滿盆使鄧飲之。鄧嫌不潔，覆於地，但聞盆與地皆郁然有異香。鄧愚蒙人也，殊不少悟。及冬月，道衆赴人家夜醮，獨鄧守舍中。夕後，道人

在隔房大叫鄧道童忽來救吾一條大蝮蛇長可二
丈我已遭痛咬了鄧聽其說而不敢往衆歸問訊果
為所傷以是歲十二月十五日死於彼恰滿六月既
於席下得所費錢語見三庚共歎其異且計此日展
丐不留一錢那復有此其人富足神仙高士乃自通
姓回觀中人非仙才故不值

葉熙績

以為舟不讀書何田得此又方料理故父致仕遺澤

為姻戚道此夢以資笑端及乃為小史雷宣刺办而死所居隸新城尉來檢尸正用提點刑獄司發下印本格目實係第一百紙人事休咎美惡夫豈偶然

錢妾端端

南豐富客錢肅之侍郎蓋之子也仕至南安守侍妾端端以美艷擅愛不幸盛年失沒歛葬於郭外金繩寺側久之邑胥艾毅者忽正晝值之於縣市治容像飾笑揖問訊而不知為誰家人漫邀與語遂合焉夜則同寢情好諧洽宛如伉儷艾切自慶謂生來無此福分也但形軀日以枯槁殆於骨立父母憂之扣其

所由得病具以實對一日正偶坐家人排闥入其室
迫逐之艾携端手急奔竄投金絕山中端倏隱於墓
艾不能繼衆共扶以反即困卧極治兩月始復常自
是不再遇

大和劉尉

新城士人劉溥將應紹興庚午秋舉其父與鄰人陳
七翁相好來言吾昨夢看本軍解榜其間有劉彥宏
姓名賢子似可用此名就試儻契吾夢父呼溥告之
乃以彥宏應詔而字曰先覺果預薦送然蹉跎此至
淳熙戊戌始特奏補大學初調大和尉到任二年半

終於官沒後托夢於妻曰我生前合有三年祿食在大和適以數盡才得六個月而死故今世補之宿緣已足是故歸耳汝輩勿用悲憶也好事者以邑士爵里名藉考之紹聖元年甲戌本境石坡人劉丹字彥宏登進士第注大和尉僅得六月下世而後來者鄉里姓氏委悉同且以前人字為名筮仕之處又同其未後之夢彰著如此則為後身不疑噫兩劉彥宏一登第一特恩其享三年微捧首尾八十五載幽冥定命不差毫髮異哉然則古往今來蒙高爵厚祿巍巍如山者皆賦於造化其棲遲厄窮不愁天尤人可也銅

陸主簿劉注者於先覺為從弟說此

謝生靈柑

旦
江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不啻
飢渴謝捷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膝
為之穿裂詰旦已累累結丹實數顆跪摘以奉母食
之痼病遂瘳聞者傳為孝感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
歌誦其美目曰靈柑詩軸郡守王溉巽澤詔書它邦
夸廣其事情不上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
芳塵以示不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鄧氏紫姑詩

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呪訣而所致皆女仙喜作詩紹興甲子歲科舉將開之前在家熟與數密友會食或請邀問試闈題目者誦呪方畢仙已至乃盡誠扣之荅云經義賦論吾悉知之顧天機叢秘不容輕泄姑為預言省題詩慰諸君意於是大書秋風生桂枝五字客皆不信已而果然嘗為鄧氏婦女賦衣領及裙帶三絕句清婉可傳寫衣領篇云小剪雲羅雪色白香煤隨意作真行新詩便是班昭戒勝却閑書坐右銘其二云時樣新裁段色衣不將米線縷花枝殷勤只要詩仙句綉出分明一段奇裙帶詩云尺六

腰圍柳樣輕娉娉嫋嫋最傾城
羅裙新剪湘江水緩步金蓮襪
底生時庭前桃正華或請賞詠
應聲落筆云武陵溪上舊時花
兩岸晴紅爛彩霞試問劉郎緣
底事花開時節未還家其它所
作聯句對皆机警敏捷了不杼
思而成一時失于記錄端若之子
直清能僅追憶此教語耳

西天監門

新城姚中秀才生於紹興己未
因幼不茹葷為人純厚信直淳
熙十二年乙巳歲年四十有七
矣十二月五夜夢人持勅牒來
示接而展讀之其文云奉勅差

西天監國門替蕭政年滿闕模式言詞盡與朝制相
類來使言見任人到官已一年中驚覺密記於書冊
深切憂之至十四年十二月朔旦起拜其父志白云
初五日中當死後事未免上累慈抱願寬追憶父心
不之信付之一笑而已中曰請取冊中前年所書觀
之庶表不妄妄是日又作詩四句寬枕內曰魚龍吹浪
起雲煙未向江湖駕鐵船捲地黑風吹江立直將波
浪過西天竟至其日不疾而卒所謂天勅差注豈亦
細滿三考云至新始索遺札諦觀自審其自紀夢證
如此為鄧直清言

道人相施遠

邵武吳郭說其父頃當三舍時居軍學與郡士吳淑黃鑄施遠同舍有明道人者不知所從來雅擅人倫風鑒之譽有求相者每人湏百錢四士共延至於齋閣郭父有興問荅云君乃山林之人無功名分次及吳淑云雖然不得力猶勝別勞心坎次及黃鑄云君年二十六預貢二十七登第官至負外壽幾八十末乃及施遠曰異哉君之相法也今未可宣言俟翌日無人時當來訪我如約而往則坐上客滿矣次日復然第三日天未明過之道人執燭辨視徐問曰君有父母妻子乎曰赤立一身耳又問有叔伯兄弟宗族乎

曰只一叔在道人云君面有反相須眉皆逆生他時
決背叛不然臣節達大笑口占一詩贈之云休論道
骨與仙風自許平生義與忠千古已曾窺治亂一身
何足計窮通仰天但覺心如鉄覽鏡猶欣髮未蓬塵
世紛紛千百輩只君雙眼識英雄味其辭意崢嶸不
律拈頗似張元所賦後以舍選登政和七年貢士第
為第四人又數年貪以敗官建炎末陷范汝為賊中
卒亡降金虜躋顯秩紹興二十九年以侍讀學士來
賀正旦命吏部尚書張忠定公館伴雖序序舊識無

由敢發一言浙江亭觀潮乘引接使臣不在側介注
目欄外僅能出微詞有自為備之語郭父終老場屋
淑冠鄉貢嘗聚徒講學束道之入甚厚竟不第鑄登
科仕為柘州太守享年七十八盡如道人之言

猴豹對戲

德興李氏三士政和中皆負俊聲伯為人獐劣每一
坐數趨走趨仲健於飲啖且最滑稽善謔季獨沉靜
以經學馳譽為鄉黨推許與之游者各行標榜謂其
伯曰猴子以譏其輕脫謂其仲曰狗子以譏其貪饕
季曰豹子以表其文采屢謁巨室余氏余甚富有數

子皆吝嗇於財與人無款曲意因三李小聚長子忽
出大銀杯滿酌酒置前曰吾有一句能對曰飲酒并
賞此杯即唱云兄弟三人猴狗豹自謂已上三數又
下是獸畜名必無從可答伯應聲曰父子一群蛇鼠
牛里俗指儉不中禮者為蛇鼠而牛者詬罵濃眈之
稱也的切如此遂飲酒余子大慙服亟持盃歸之自
是不敢復形侮慢舊傳四六對云全文行忠信之四
端構正直剛柔之三德正此類也李登乙未科仕至
兩部轉運使者徙居旁邑安仁云舊聞鄉老
夷堅三志壬卷第五

五復校

先生說

夷堅三志壬卷第六十五事

羅山道人

信陽軍羅山縣荒殘小邑也有沈媪者啟雜店於市
然亦甚微三月三日有道人扣門覓飯媪曰別無好
蔬菜伴食少俟碾麩可乎即入就坐麩飯畢護進茶
道人謝曰本非舊知聞荷媪垂顧無以奉報惟有治
酒一方當以相付如媪家有識者可令隨我尋藥媪
如女婿王八舍居却識幾個字喚出相見即偕適野
大抵如采如蒼耳藜青蒿之類凡十二種皆至賤易
得既還使王生書其方仍命綴一布囊貯之戒曰善

藏此方雖他的親人亦不可得傳之則不靈矣今年
此日采藥可終歲供用明年三月三日再換新者遇
酒或酸澁欲敗以藥投之則無有不美以此終沈婆
一世表吾所以報也其皆驗武官劉舍人家春釀教
十甕色味已壞或言王甲善晉酒遣招致之引入視
王暗糝刀圭於甕中劉不知也護出坐伴若料理作
法少頃云請舍人一看亟走其處悉變為香清滑辣
矣劉大喜以半直謝之媪家常乾儲此藥遇之酒之
時沽諸鄰里不校好惡有最薄者得藥少許皆化為
醇醇媪死壻繼亡方書不傳

胡蘆棗

植

光州七里外村媪家值棗兩株於門外秋日棗熟一道人過而求之媪曰兒子出田間無人打撲任先生隨意啖食我不較也道人摘食十餘枚所佩一葫蘆繫于木杪臨出顧語曰謝婆婆厚意明年當生此樣棗既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錢遂去後如其言今光州尚有茲種人懷核植於它處則不然

信陽孫青

信陽軍百姓孫青為久凶盜事敗伏法時當淳熙五六年間至慶元二年上元夜法司吏鄧思齊妻過其

受戮處頓覺迷罔歸到家若有物憑附家人焚香禱之曰不知是何尊神降臨妻口作丈夫聲應曰我非神乃十五年前死囚孫青耳今欲見行刑人頃與率為一呼之及興至前喜曰項節級來矣向日感荷照顧雖死不忘興問所欲得將轉輪藏及薦金銀紙錢與之皆不許曰無益也願請道士多轉生神章燒黑紙錢送我我便去興如其請頃之吏妻乃卧不言病三日而愈

黃陂紅衣婦

黃州黃陂縣大公村民李氏門外有大栗木一本初

夏之日其家男婦女子皆出拊稻惟一二少女守舍
供饘日正午間聞外有叫呼聲曰宜歌在否不覺應
之曰也在田所宜歌者李氏十二歲兒也出視之見
二美婦人在栗枝上通身着紅衣裳知為異類况拋
柴枝瓦石擊之媼從高跳下入近地中女走父兄共
行追逐婦脫所着衣用黑蓋頭掩形浮水過彼岸捷
登山化作雙狐而去此上四事鄉人程濂游黃陂得
於人程思

應武解元

樂平杭橋程進夫紹熙三年館於縣舒氏之迎董堂

將校藝秋闈既納家牒父彭壽在鄉里七月二十夜
夢過池上灣曲處柳陰四垂中教小兒用竹藍共舁
一人問何為曰今年新解元又問是誰曰應武也及
寤念上庠有台州應武淳熙丁未榜以周禮過省唱
名入三甲矣而其子習經偶同疑若神明示以魄兆
但命名固可更若何改姓良久欣然曰當云應鄉貢
進士舉程武上取一字下取一字以荅佳夢亟走介
詣縣囑進夫更名暨九月揭榜果占經魁省試不利
明年之冬抱疾死彭壽哭而對客曰向以為吉祥今
乃思之所謂今年新解元及小兒擡舁皆不永之兆

耳

小原縣尉

樂平劉純仁初馬弋陽東山人設方徙籍其幼子曰
植劉夢在齋居宅坐一林上或來報曰賢子得官矣
劉曰誠然當先有牌可取以示我俄即捧至視其顯
字曰園州小原縣尉劉訝但有表州却作園何也詰
之植已服紫衣在傍立矣時植留村墟新陂夢後六
日還家明年大病又明年而死葬於岑林黃裨園乃
悟惡夢植字立之頗俊爽病中夢到一處堂高邃宇
間無人聲因步入中堂見婦人豔粧華飾館席於地

席上列金玉酒器光曜眩目植舉以翫美人久乃出
婦人躡而逐之曰毋將此去也回首應曰無經兩月
不起

馬遂良口占

馬遂良居樂平夏陽早雋聲著氣吞餘子而從事場
屋輒不利中年罷舉徜徉家庭以詩酒自遣作一瑩
取王荆公愛山直待老山間之句揭之曰老山慶元
三年秋喪其長子不勝悲愴欲出門數步消憂下階
傷足明年初春方小甦然不獲親筆硯二月五日忽
呼語諸孫曰我此生只有二日在世不久矣口占詩

教篇授之其今日一章云載記篇為今朝是暮春燕
飛高鴈塞魚躍過龍門雨大添泥淨風清減浪痕鳥
啼祝濕江濕日未騰輪雖句法尚存知謂二月為暮
春不祥語也後二日果終於寢

右七事邑
士程濂說

衛校尉見楊王

紹興庚午辛未之間南北和好堅定虜亮未萌搏吠
之意邊關機密去來不甚苛急有代北人衛校尉者
從襄漢來時楊和王為殿前帥曩在行伍中與結義
為兄弟首注投謁楊一見驩如平生仍事以兄禮且
令夫人出拜帶招飲於堂款曲殷勤而不問其所向

兩日後忽浸疎之來則見於外室不護話齋僅得錢
數百千衛雅意以楊方得路志在一官故百合間閔
赴之至是大失望栖泊過半年疑為人所嫉諧乃告
辭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陳狀楊亦畧
不與語判狀尾云執就常州於本府某莊內支錢一
百貫衛愈不樂念已無可柰何倘得錢尚可治歸裝
而一身從北來何由訪識楊莊所在正彷徨旅邸遇
一客自云是程副將謂之曰無庸憂吾將往常潤當
陪君往奉為取之既得錢相從累日情好無間遂密
語之曰吾實欲游中原君能扶我偕往否衛欣然許

之逆遷抵長安入河東以至代郡倩衛買田我欲作
一窟於此衛使牙僧為尋置無何得膏腴千畝衛治
具待程程亦報席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於斯此行
盡出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捨鄉里當今兵
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相追隨為辦生計
所買良田已悉作衛氏名敬以相付於是悉取契券
與之厥直萬緡黥然而別予頃聞此說於李次山其
事甚類蘇秦舍人之資給張儀也

蔣二白衣社

鄱陽少年稍有慧性者好相結誦經持懺作僧家事

業率十人為一社遇逐人家吉凶福願則偕往建道
場齋戒梵唄鳴銜擊鼓趨初夜盡四更乃散一切如
僧儀各各精誠又無捐自施利之費雖非同社而投
書邀請者亦赴之一邦之內實繁有徒多者皂衫乃
名為白衣會市居百姓蔣二蓋其尤者尋常製造印
香販售以贍生淳熙十六年九月往上卷汪氏應像
歸時值大雨手自撐傘行次錦標坊澹津湖北岸洪
丞相府前逢一人隨踵相就亦自有傘近而即之躡
冷硬如冰雪正爾疑之俄別有呼已者曰今歲是閏
年否蔣察其非人之談荅之曰汝莫是鬼乎應聲大

呼而滅

隗伯山

饒州市民隗十三名伯山者淳熙初年來蠡州門王
小三家作入舍女壻為人無智慮癡守坐食王家不
能容常徧逐出外不使與妻相見早詞歷懇於其父
母不肯聽竟成休離隗計窮無以自處十二年冬月
自刃於婦氏門小三兄子小七正為郡吏殊以切齒
唆啟其叔陳詞乞行檢覆以杜後日惡子脅持之患
自淫屬晝夜出撓一門老稚皆不敢過其所出入懷
懼又三年正旦日小七病宿酒使妻詣厨內作菜羹

解醉醒將還房望厥夫在床上捐席唱叫吐唾喫被
即時絕命妻至救之無及矣料必為隗所禍也

蕭七佛經

饒州細民蕭七居於雙碑下能批炙猪肉片脯行賈
以取分毫之利贍育妻子慶元三年十月十九日晚
市罷歸家吃飯洗足而寢至三更忽厲聲叫唱初無
病疾俄頃長逝妻拊胷痛哭不知所為後三夕鄰巷
黃婆夢白髮老人曰蕭七因不合突犯殤神致打死
禍黃婆曰然則今當如何老人曰教他妻去柴主簿
宅借佛頂心經請僧懺解乃可黃寤次日拂曉走告

其妻詢柴宅只在城隍廟背素有此經板求而得之
雇工印造千本請兩僧看讀又三日蕭妻夢夫交話
歷歷如存云已沾功果將遂超生悲訣而去右三事皆胡九齡說

王子寨怪物

賈謙從義紹興中為歙縣王於寨巡檢官僻在嶺下
衆卒所居据其上到任半年卒妻有入宅者與謙妻
及女言今早有一怪物長二尺渾身皆黃毛諦觀之
乃人也逐之不懼但持手中杖指四向而去甚可駭
是夜寨內火起到屋一空延及官舍謙僅敢得出身

以來告創而已所焚失甚多讜女嫁王仲子談其
事

許生墜馬

鄱陽民市許二與弟許三居於行春橋北多釀酒沽
而日輪官課稍致富足遂買馬乘騎慶元四年八月
一日許三往四十里已到市尾一僕在後覺許若有
所覩持控不牢四躄戰掉馬亦蓄縮不進無故前足
踏石蹶遂墜初亦不甚重適刈馬草鑱刀先繫於當
胃皮帶上及其墜也正與刀相值右股皮裂血出冥
迷負痛不獲與人言問其所見亦不能說僕急雇兩

力與輜扶之歸呻吟徹旦鄰里皆不得睡外科黃裳
與之極療雖被創處小差而筋垂數寸於外不可入
才起坐即仆但卧一榻上展轉費力裳乘其扶立急
於腰眼上施一針驚而呼如翻覆乎問筋已入矣然
後用藥接補皮外踰旬始平

汪會之登科

新安汪義和會之生於紹興辛酉至於乙卯十有九
歲矣歛士赴舉者二千人而解額才十二制勝為難
而會之得預計偕族老來賀其祖彥及樞密曰幾郎
必踐世科吾夜夢省試別院報榜云已榮中樞密若

其意而中心不憚已而省闈失利始以告之曰我自聞彼夢固知事在它年蓋今春無親可避也後蹉跎五薦送淳熙辛丑護到省而第第端克之為大院點檢試卷官牒詣別頭乃奏名以黃由榜登第

滕王閣火

南昌章江門外正臨川流有小刹四五聯處其下水陸院最富一僧跨江建水閣三數重邠人士女遊遨無虛時實為姦治翔集之便慶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夜細民家失火延燒其處俄頃煙火不可向邇一院片瓦不存滕王閣外無遂罹壽叟之害趙不迂哥

臣以漕使兼府事出次城頭遙望西山焚香禱於旌
陽真君西風方熾忽焉反東火隨以息常年八月十
五日所至以真君生朝自旦時日即將率詣玉隆宮
四遠畢進未嘗不東風蓋欲使獻送者舟船利達几
半月歲歲如是靈仙威神如在其上其為人依敬空
矣大孫赴試漕臺正見其事

夷堅三志壬卷第七十三事

張蓋德廟

蜀車騎將軍張蓋德廟元在遂寧之涪江元豐三年
邑人任慶長始大之後五十歲當建炎三年棟棟仆
落榛棘蒙翳任氏之孫乃揆護一新之又三年當紹
興初元北虜振搖閩輔張魏公宣撫處置秦蜀移屯
閩中秋八月死卒有更生者轉傳戒語欲助順誅逆
已而虜酋兀朮婁室連犯漢中皆折角而退魏公即
神安回乞齋爵用便宜進封為忠顯王而又有廟在
長州縣長灘鎮火烽山之下邦人張氏創為之至獻

可者老而無子詣涪州樂溫謁王別廟再拜以禱是
夕夢神告曰汝實吾裔當有名司子明日與婦飲見
五色光氣如綫投婦盃中飲散而孕明年生男曰述
於是獻可捨己田以為廟移樂溫之楓兩兩諭葉以
歸植於門東西偏示不忘本且志異也述長而擢進
士第終職方員外郎其亡也外人皆見車馬鼓吹坐
入廟中聲達遠邇祝史起視無所覩踰旬訃至考其
時日當符合耳後早乾淋瀝螟蝗疾瘍有請輒應兩
楓至高十餘丈其大合抱蔭芘數畝及職方之孫義
方又增大廊宇跨門為樓而屬王均晦并為之記此

皆采記中語也予意王景文夷堅別志序云雲安夢
張益德其信然則王之威神經千載之後猶昭揭如
此人那得不知敬乎

正道成先生

正道成先生者夔州人舊射利江湖間為賈客政和
六年忽遇異人三傳內丹之妙遂破家王鼎學道浮
游東西二蜀鼎亦時見荆南市中不與人交一談無
能識其誰何者身長七尺廣眉目美頰狀貌如四
十許人荆南父老自見童時蓋已見之一日與道成
飲自通姓名曰吾洛陽人唐武德初事秦王為御者

奔走兵間後得仙法隱華岳山中以至於今酒酣別
去不知所往道成本愚民不能從其詢訪大業武德
間事且驗其是否紹興六年道成見王晦叔於金川
講宗盟之好為作古風一篇與之曰隴種健兒頭如
棘勇事秦府持鞭勒戰虎撲面心已灰經上三峰弄
泉石乾坤變化五百季人間未識地行仙布裘落魄
荆州市丹經秘法為將傳散盡千金何所用曠中氣
作蛟龍吼功成直欲凌紫霄尚愛岷峨山下酒年來
我亦厭樊籠乞取微言為詣徒君不見葉縣雙鳧緱
嶺鶴古來度世多吾宗此篇見願堂集中不終中道

成之究竟也

郫縣銅馬

成都郫縣村民鑿古墓遂得一銅馬高三尺餘制作
精妙前簡池守景季淵取以歸中宵風雨輒聞嘶聲
怪而不敢留移送佛寺紹熙二十六年王晦叔自小
溪至成都士人王伯淵諧作銅馬歌其詞曰君不見
武皇逸志凌九垓追風躡影思龍媒魯班門外立銅
馬天鹿萬匹皆塵埃又不見伏波將軍破交賊歸來
殿前獻馬式據鞍習氣殊未衰想見老子真矍鑠兩
京番覆知幾秋只有山河供客游孤煙落日蠶叢國

慣出神物與荒丘千年黃壤誰作主猶抱歸心泣風
雨只恐一朝去無蹤有似豐城寶劍化兩龍王此歌
甚工不知此馬今安在也

長生蝸

開封宋柱光老家藏一物類初生蝸殼曰此長生蝸
也其祖在元祐間得於相國寺道人處常冥諸筮筮
往往終歲一發視亦無他異但其性若喜酸從之醢
中則旋轉而行王晦叔驗而怪之以為身走四方水
陸之產安不盡識亦得其七八若此蝸者實未嘗見
也戲為作贊云小蟲介族自託張張倣彼醢雞壘扁

徜徉賞不能飲醇而漱甘柰鼻觀之或妨問塗微生
高之鄰集百酸於中腹幸陋質之收歛稅駕於不死
之鄉時無張茂先之多識郭景純之窮搜使沒世無
聞亦可傷哉此蠅留於宋氏且百年而不知其前之
歲月死吃腐殼中物理不可曉測者如此疑只今之
相思于云

王彥齡舒氏詞

舊傳有一士在官愛唱望江南詞而為工官所責者
不得其姓名今知為王齊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
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此詞數十曲嘲郡縣
同僚遂并及府帥帥怒甚因群吏入謁面數折之云

君介恃爾兄謂吾不能治爾邪彥齡歛板頓首謝且
請其過帥告之復趨進何聲微吟白曰居下位只恐
被人讒昨日但吟青玉案幾時曾唱望江南下句不
屬回顧遶見兵官乃曰請問馬都監帥不覺夫矣衆
亦匿笑而退今世所傳別素質一闋云此事憑誰知
證有樓前明月窗外花影者所作也嘗昇一齋恨不
多見娶舒氏女亦工篇翰而婦翁出武列事之素不
謹常醉酒嫚罵翁不能堪取女歸竟至離絕而夫婦
之好元無乖張女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
絳唇曲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闌干凭舊愁新恨耗

卻來時興鷺散魚潛煙歛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
少個年時影後見適它族彥齡訖浮沉不顯

惠宗師盤石

遂寧府鷄鳴山福勝寺有唐惠宗禪師盤石其姓氏
鄉里皆不着山有查公道記言近山之麓盤石廣大
餘四面作穴為菴寶師習定之所也本傳存焉傳今
亡矣寥寞數百載紹熙三十二年春延陵吳光庭率
二三友生肄業於寺上方閏二月庚午夜夢一僧紫
服長揖共語辛未吳討閱寺碑覽其故事問石所在
人無知者偕長老行端搜北琅竹園得之叢棘中文

余鑿元與查公言合癸酉郡士王晦叔偶過焉光庭
以夢告導之觀石讀碑且求紀述丁丑夜夢如初戊
寅寺衆始知狀主事道生曰吾固不謂此地為師菴
基也後七日將取以新右殿砌光庭嘆曰前之夢師
其以囑我乎庚辰註翦無穢立表園門命精手石工
鑄師像癸巳創亭於菴東十步為奉安地仍使繪工
於像上設色丙申夜又夢如初徐曰唐初金絞領繪
事過矣當從吾紫於是光庭來督文晦叔念師之灵
異至三見夢變以護片石欲人兀坐進修推本所自
乃作碑銘七八百字其文載於頤堂集中

清平樂六詞

劉原甫於清平樂作詞詠木犀其後陳去非蘇養直
向伯恭朱希真韓叔夏亦續賦一闋王晦叔并紀於
碧鷄漫志原甫云小山叢桂最有人留意拂葉攀花
無限思雨濕濃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
霜多少月宮閑地嫦娥借與徵芳去非云黃衫相倚
翠帽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
未識孤山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事一枝喚起
幽禪養直云斷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光配騷人蘭與
芷不教春風桃李淮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舟

到十洲三島心游萬壑千巖伯共云吳頭楚尾踏破
今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不奈惱人風味如今老我
鄉林世間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
希真云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
定西風一笑前身元是江梅黃姑點破冰肌只有暗
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叔夏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
蟻散入千崑佳樹裏惟許修門人醉輕細重上風簾
不禁月冷霜寒步障沉深歸去依然愁滿江山晦叔
同謂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子以為
皆佳句云

紫姑白苧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為紫姑神所作也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輪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何書史荅云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為騷雅蜀人郝憲文以春初邀請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田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兒回無語歛雙眉凭徧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冲淡有思致

周美成楚雲詞

周美成頃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追遊甚久後
從京師歸過蘇首訪之則已從人數年矣明日飲於
太守蔡密子高坐上因見其妹作點絳唇詞寄之云
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
憑伏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
淚楚雲讀之為之累日感泣

惠柔侍兒

何文鎮丞相初登科在館閣飲于宗戚一貴人家侍
兒惠柔者麗點人也慕公風標密解手帕子為贈且

約牡丹開時再集何亦甚閑抱既歸賦虞美人一曲
隱其小名以寓惓惓結戀之意云分香怕子揉藍賦
欲去殷勤惠從來直到牡丹時只恐花枝知後故開
遲別來看盡閑桃李日日闌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
夢作一雙蝴蝶繞芳叢何自書此詞示蜀人趙詠道
言其張本如此

莫少虛詞

舊傳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
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以為黃公魯直所作
蜀人石耆翁言此莫將少虛壯氣詞也能道其詳少

虛又有浣溪沙一闋云寶釧湘裙上玉梯雲重應恨
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一詞云歸夢悠揚見未真
綉衣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皆造語工新但
晚歲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令人鮮有知其少作者
王晦叔頤堂集

李氏二銘文

鄉人李氏文中之子安行登第為江州德化主簿迎
親之官以紹熙四年正月卒於彼邑安行正奏名時
予典貢舉因介此來求銘既為之製撰安行之從父
康時見之咨嗟歎息謂其子中行曰吾他日身後還

復見此否後二年二月康時亦死中行與兄應行念
前言復來求銘予未敢即辭應行妻吳氏晝寢夢文
中康時同坐瑩上踊躍歡突相語曰今俱得內相之
文矣吳氏睡覺則外僕入報內翰遣人送文字到了
慶元四年正月中行入郡為黃裳言之且自書其事
以相示

當塗朱道人

朱道人者本當塗縣弓手乾道初因捕盜夜行至青
山市近一里許望市中心火起急赴之既至則無所覩
但月下一貧士布素百結而顏貌清古坐於店亭之

外少頃里保十輩奔而至亦言救火恍然而還未疑此貧者必有道之士否則未遇貴人從傍稽首致敬而問先生緣何宿此荅云店舍嫌我是乞兒不肯着久我歌故不免露坐朱以夜人揖而捨去才曉復來視之邀入酒肆益加禮飲大杯臨別解腰間破袋內藥一粒與朱使之便服朱頗嫌不潔姑懷于懷其奴去試採取之但一青禽飛去騰空而逝朱方嘆其不過忘寢與食狀如狂癡歸家不認妻子莛杖浪游往來襄漢二十餘載至淳熙丁未乃還故鄉有識者見其狂無不侮辱意若不堪折之曰我生於是我見於是

鄉人何得見陵我或問汝何時孔曰近也或又曰若
果爾當來大街中心如在背處也只亂道未點頭而
過一日於街心掃地一片人又云莫是要坐化否復
點頭人云然則須當留頌即索紙筆書曰我是殺心
漢從來無侶伴塵土不沾丹坐地教人看書訖時自
長逝邦人始信其異出錢火化於東門

夷堅三志壬卷第七

夷堅三志卷第八十一事

岳隱董風子

董風子者不知其鄉里事母至孝以乾道元年暮冬過岳陽夜宿黃花市遇同店一叟破巾單袍而貌若嬰童絕無飢寒之態吟哦詩句油然自適董識其異就即坐於傍問所從來殊不辭荅良久再扣之始微笑云我待子多日矣遂挽予同出市西旗亭中買酒三升諭酒家僕不用煖熱董起白言某平日骨寒雖當暑盛亦去綿衣不得况今臘月若飲冷酒定足喪命惟先生亮之叟云母慮董不獲已強進半杯便覺

四肢和暢及再飲盡脫其衣移時出到大樹下授以
至道之要董整襟再拜曰敢問先生姓氏曰吾本東
晉抱黃翁也知君孝通於天故來相見語罷陰雲四
合迨於開豁夫叟所在矣董還店莞爾大笑明日留
題於壁曰太乙元君遇虎龍沉沉三洞鎮清風自從
九九明分了白變黃金黑變紅擲筆於地長吟而去
由是往來通城平江二縣自稱董風子人皆不識稍
為書禍福於門首方畧知其有道建康曹道人者常
犯罪黥面跋慕聲光千里而來值其出外炊飲將熟
遙見直入房中默坐曹具飯邀請飯罷起拜之云某

罪業深重知先生道德清高故特越江湖遠來遂誓
快願賜之一言以洗塵習董睜目大叫走往後墻下
側卧曹隨之泣下不止董罵之使出乃絕不至或從
曹問其故對曰二十年前居建康曾殺一人恰覩先
生卧墻下儼於死者一狀信知負命難逃是以悲泣
曾今在茅山楊昭然道人云曾游潭州嶽麓宮見有
抱黃閣及抱黃洞因詢道士命名之自道士曰東晉
義熙年真人成道於此乃用其名連閣洞即修行之
所也以是知黃花老叟蓋其人云

孫十郎放生

信州鹽商范信之說同輩孫十郎者家世京師人南
徙信州奉佛喜捨日課誦觀世音名萬遍每入市逢
人携飛禽走獸及生魚鱉蝦蛤必買而放之惟大風
雨則不出承捕者利於速售且可復取紛紛集其門
或日費錢二三萬老而病篤見菩薩從空而下孫力
疾瞻敬菩薩語之曰汝本一善人未應至此緣朝夕
撓害生命故重患臨身孫謝曰弟子戒殺初未嘗損
害衆生但知贖放物命耳若何反得罪菩薩云緣貪
癡小輩慕汝家錢不應籠罩者亦皆致力遂使羅網
交路於山澤使鳥獸水族不能暫安茲所以為罪孫

火驚而寤冷汗浹背所苦遂瘳乃不敢循故習而釣戈者因亦少悛

楊四鷄禍

信州玉虛觀道士徐真素說石溪人楊四工造酒富家爭用之因是生理給足好食雞每醉後輒縛取一兩隻覆以竹籠然後酌沸湯從上淋沃雞負痛奔跳毛羽脫落無餘乃旋剖腹去其糞汙隨意啖之凡二三十年所殺萬計淳熙九年七月二日為饒氏蒸酒困卧皂側信人土俗坊場及上戶多就地結皂用大桶作甑可容酒壘十餘而焚稻秆以燒煮是日甑崩

壘破沸湯教斛盡傾於厥身跳擲呼呌與雞正同兩日方死

華亭鄔道士

華亭鄔道士自少出家即有幽棲之志從其師往茅山清真觀師死以紹興之末居於光州延真宮奉上真香火殫盡誠敬誦道德經五千言不絕口凡外間吉凶禍福本處土地輒於夢中報知無一不應其後喜延方士論論鉉承永黃白之術每日常有三五輩從事丹皂鄔貪慕持甚平時敬心積以衰歇土地亦不復以事來報有豪民遠詣其家啟醮鄔令道童鍾大看

先往鋪設行次半道為虎所食鄔知而不懼疑必獲
謹於神明集眾統殿堂諷經禳懺夜夢一神狀若靈
官告之云汝臨茲山今焉一紀吾所以惓惓護助有
所聞必言緣近日妄想太重聲通上天號食汝童聊
復示警不亟改前過大禍且及身矣驚謝而覺坐待
天明悉焚爐毀阜斤遣方士還復其初享壽至九十
三無疾而逝

佛授羊肝圓

明州定海人徐道亨善相法父沒之後奉母周游四
方事之盡孝淳熙初到秦州宿於逆旅因患赤眼而

食蟹遂成內障欲進路不能素解誦般若經出丐市
里所得錢米仍持歸養凡歷五年忽夜夢一僧長眉
大鼻托一鉢盂盂中有水令徐掬以洗眼復告之曰
汝此去當服羊肝圓一百日徐知為佛羅漢喜而下
拜願乞賜良方僧曰用淨洗夜明沙一兩當歸一兩
蟬壳一兩木賊去節一兩共碾為末買羊肝四兩白
水熟煮爛搗如泥然後入前藥拌勻圓如梧桐子大
每食後以溫食水下五十粒語畢徐敬書於片紙如
不病者歎然而寤已似徽徽有所覩見夢中所書在側
即如方製藥服之滿百日復舊與母還鄉母亡既葬

乃弃家入道

集仙觀醮

德安府應城縣集仙觀罹兵火之後堂殿頽圯乾道
初元南昌法錄吳道士自淮南來領觀事用荷水治
人疾不擇貧富不受餉謝或持辦施常住則一切椿
籍專充修造十年之間裏外一新縣民無不信悅相
率詣之請為民建黃籙大醮吳深怖罪福拒堅弗許
明年乃請乃勉從之醮中百役加意檢勘至六年甫
就徧訪它郡邑黃冠有道行者十四負到觀清齋沐
浴課誦經文兩月之間備極誠慤及入醮延七日七

夜始罷夜夢門外男女且千餘人叢立駭問為何答
曰我輩皆是死而無主之鬼聞有大功德故不憚涉
水登山來聽法受戒冀求超生解脫苦海及得到此
但沾齋食錢物至於經文分俵不過殆成虛設不免
再來告投願為補足欠缺則受恩不淺吳曰吾數年
辦集擇道士十四人六十日看經各有分定之數何
緣却不足又荅曰經卷數固多柰姓傳姓王兩人元
不識字以致於此吳驚愧而覺憂惱至曉次日會衆
告之傳王起謝罪乞以所得施利納還庫司吳即時
悚然涕泣如雨立退處淨室一意焚修酌荅亡者歷

歲不輟其後傳道士溺死於團豐寺水中王生不知所往楊昭然在太素山紫霞觀親聆其說

鍾匠斫木

趙善澄清臣都監居於鉛山乾道九年於縣西別道宅其後叢祠曰三聖廟一樟樹大數圍正臨宅畔每風作搖動必損屋瓦不勝整葺之煩命匠者芟除枝柯衆相視不肯任責趙甚怒獨鍾四者性麓愚索酒一升飲持斧奮升木杪凡與墻隣者悉斫去之趙賞以錢二百是夜鍾歸微覺右臂痒俄生兩肉瘤稍大如鷄卵積漸長如椀雖無痛苦然頗有妨礙凡如此

半年因用力大過瘤忽破裂血出不止外晉用藥不能療至夜情識蕩漾所見皆鬼神口中語言亦不類常日聲音人有問者隨即應曰趙都監福尚盛我不能興禍此匠身衰故得甘心耳後五日而亡

趙氏二佛

趙善澄有二佛其一泥塑古佛連座不滿二尺澄言初在皮匠陳三家凡人燒香作禮有所祈祝無不感應聲彰中外來者紛紛然不能知其名一游僧過之隨衆瞻仰以詢諸人皆莫能識僧曰我聞昔有村漁孝養父母居於盤溝之上因入水獲一片木有五色

霞光持之以歸持示雙親母曰汝但取魚要此何用
父怒至欲取刀碎之俄而木裂為兩其間或虛或實
有類佛像漁者就溝葦空泥叩成七十尊一倒一起
如人交拜負出市求售稱為盤溝大聖或問此有何
異曰隨人所問事吉凶像自能禮拜人爭買之得錢
數千為養親之助而不知盤溝在何處此佛今歸趙
氏其一水墨畫繡勒佛禱飾甚濟遇蒙月旦重別開
一室羅陳香化聽外人人拜如其人平日忠信則立
現圓光大如茶甌從頂心出移時遍滿軸上如輕薄
惡子至則淡然無所覩其後來者頗空雜趙慮或為

所竊乃秘之非親暱求觀不浪出示淳熙四年楊昭然訪趙宅皆得見之

祝吏鴨報

鉉山縣吏祝六每往親朋家飲酒半醉必索活鴨一隻至前解帶繫定兩翼次取爐灰雜監樓入兩眼乃放置地上坐客鼓掌歌笑鴨即脚高脚低其狀如舞觀者無不喜笑祝常自說以為能席罷鴨已不能見物此家即殺之凡如此十年晚病傷寒先瞽目旋覺脚軟暫起行步不復端正全賴鴨舞人知其生受業報展轉負痛閱十年乃死

光山雙塔鬼

葉真常道人者湖州安吉人幼有山水之樂淳熙元年雲游淮上至光山縣境道塗索寞不值旅店天色昏晚始得一剝標曰雙塔寺樓閣高聳松檜干霄不勝甚喜趨而進悄無人焉姑立於門左且閉閤一老僧出咄曰汝是道人來此何幹葉前作禮問說具述行止僧怒罵而去俄兩童行提燈籠喚葉往鍾樓後啟小房使入歇塵埃如積僅存故床一張童行退葉欲湯飲亦不可得即就臨不睡似睡見兩僧自地踊——出又一少年丰儀爽秀若仕宦家子弟續奔出並立

於房中葉料其非人亟起坐存神定息叩齒數通良久三人俱入地過三更復如前葉叱之曰汝輩想是達理耿介之士或枉死不明或伏尸不化愚愚相守無解脫期今當聽我言捨故時形骸反自己真性再歸人道何所往而不可語才畢覺冷風颼然三鬼皆失所在葉寢至鍾動間戶間人聲起開門見僧行三四輩來問夜中無異境界否葉以實告之皆有慙色一僧引手指床下云二十年前床城王主簿喪一子年二十四歲骨擗於此更不來取寺中不敢輒舉化每夕必出為怪乾道間行脚兩僧旦過止于房不信

有鬼一夜魘殺因是同為人害昨暮山主怒道人之
來故令就宿耳葉厲聲吼罵不顧而行自後聞三鬼
未絕跡楊昭然游潛山遇葉親話其事

徐咬耳

池州人徐忠者雖出市井間而好勇尚氣節赴人患
難急於已私間里有爭鬪不平之事橫身勸解必使
曲直得其情然後已以故與之處者無不心服服一日
有少年來云昨夜泄水橋伴厲鬼迷殺一丈夫漢汝
何不為斷理徐不能荅悶而歸至晚徑詣橋上默坐
往來者詢其何所營幹而暮夜單獨在此曰我尋鬼

打人皆傳笑以為癡絕鄰左惡子差有膽者相與伏於隱處觀其所為亦慮或逢鬼困當共救護也約三更後望見鬼物三四輩出水中勃窣而來徐陽睡不顧內一鬼云徐忠麓人在此是落它便宜切不可與鬪又一鬼云且去看他如何衆皆留駐不動此鬼子子前進漸偏徐側不覺遭搦捕痛毆數不拳如擊腐草鬼亦伸臂相持不能勝遂斃於地徐才脫手失其所在矣此橋素為怪區此後寧帖後渡淮省親過崇陽道中值一屠執筭一客索錢徐知曲在屠責之曰他是遠鄉小客汝是當地屠戶豈得耽香村酒欺陵

取財客得脫去而兩人爭憤不息自朝至午面血淋漓
屠左眼為所枯屠亦蓄下徐右耳各以港極分散
徐自是不復還鄉慮以缺耳取笑人呼為徐咬耳乾
道二年過和州白望市忽際異人遂能談量禍福注
往多應今往來真楊之間異事甚多未暇紀錄此卷
昭然道
人說

夷堅三志壬卷第八

夷堅三志壬卷第九十二事

和州僧餅

新昌寓居熊祖顯巡檢淳熙中有所善為和州太守
往謁之授館僧寺主僧甚好客每夕必邀至山房共
具茶果疑語或置酒三杯熊亦感其意遇赴郡宴得
餘饌必分以遺之相與益密僧業頭有銅餅雖微有
指蝕處然形製高古可愛坐則摩拊不已遂從僧求
之僧云此元不直錢但本院係甲乙住持物無巨細
悉書於常住歷凡交割寺事轉相批領若以與君它
日後人尋索吾將何辭以對熊度不可強止不言或

謂僧師與此官人游從人所求但爾顧何足惜且又太守之客安知不落它人之手付之何傷但明記於籍可也僧從其戒竟以送熊歸僧既庸淺視為無用熊雖武官而知書頗負識鑒然不能判別為何時物及有無疑識也後携過建康骨董牙僧繇廿二者識其異以轉告運使趙師揆立遣借觀不復可出伺熊臨去餉以錢五百千

復州謝黥

荆湖兩路大底多黥卒率皆凶盜貸命者每一郡兵士居土人十之七八卑之姪僉書復州判官其閩人

曰謝四凡三以盜敗幸而不死黥文滿面亦頗知悔
前過猶藏大北珠三顆各可值千緡乃劫得之巨室
者至是不敢出售臯去二年會稽李知言來養一鹿
不甚大一日忽視謝旁努目而視謝度其不足畏持
杖垂逐鹿卓角還闕隱處遭觸即時腎囊裂而死鹿
蹲踞不動李命屠家殺之以祭死者而盡搗廳衆飲
食人以為必寃家所託云

右二事
臯之說

開州銅鈔

天台陳達善淳熙中自監左藏庫出知開州得一銅
鈔不知其為異物闊徑則三寸下列三足上有蓋其

薄如紙殘告之日投食物於中照紙炬燎之少頃即
熟陳試取豬石一雙使庖人如常法批切漬以鹽酒
仍注水焉自持一炬燎其腹俄聞鉋中汨汨有聲及
炬盡舉蓋石子以糜熟自是每夙興必用此法食畢
乃出視事後為湖杜轉運大見過鄂渚聞其說

劉經絳神針

禁衛幕士盛臯乾道元年驟得疾胃膈噎塞刺痛飲
食不向口以六尺堂堂之軀日漸瘦削招醫診療皆
不能辨其名狀多指為傷積涉病二百許日聞殿前
司外科曰劉經絡者有奇技亦出雖直乃邀之劉一

見即言此病甚異衆人固不識非我莫能治也然病
根深固是為肺癰艾炷湯劑力所不及須當施火針
以攻之於是取兩針其長僅尺尾如著表燬火中妻
子爭言不可臯曰我度日如年受盡痛惱苟生何益
寧決意一針雖死無憾劉曰然則吾當任此責把筆
點右臂上兩穴隔以當三大錢先針其左入數寸傍
觀者縮頭不忍視臯元無所覺後針其右既畢臯殊
自如合不見膿血劉使畧倒身從背微擗之俟血夜
傾出如漏泉劉舍去謂其妻曰一聽其然切勿遮遏
凡兩日不止唯時時灌餵清粥飲第三日劉乃始至

喜曰毒已去盡行即平安矣數大膏藥兩枚貼于瘡口而告退曰吾不復更來三數日間便當履地無所患苦也果如其言劉之術簡妙如此臯後十五年乃終疾不復作有女為大兒侍妾能道其詳予案聖惠方云肺癰者由寒傷於肺其氣結聚所成也肺主氣候之皮毛若勞傷血氣則腠理開而受風寒其氣虛者膈肺寒搏於氣血蘊結成癰寒極生熱壅積不散血敗為膿肺處胃間肺傷於寒則微欬故肺癰之疾其人欬而胃內滿隱隱痛則兩脚腫咽乾口燥而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粳米粥者難治也又有

膿而唯者不可治其嘔膿而止者自愈蓋風中於衛
舍於肺風傷皮毛熱傷血脉寒熱之所過血為凝滯
積血成癰始萌可救膿成即死針烙取差實為從容
疑而受斃亦豈容易此為必死之患或隱諱此疾或
懼痛不針此神奪之識死期將至諸可知也其所證
叙候可謂不輕以是而驗劉生之見効成功於頃刻
間殆非口耳之學可及故備書源委以貽後人

右二事
大見說

傳太常治祟

餘千許氏以富甲里中淳熙初忽為妖祟所惱並致
群巫畧無一効聞縣進賢有傳太常者法力孤高

能攝制鬼神延至其家命設九幽醮祈禳之降神之
夕植小黃幡數十于中庭於燈燭熒煌間有異物循
幡上下互相擊搏傳因歎此祟未易除也在

上帝列真之前尚爾敢肆其無所忌憚可見雖然亦
將以驗吾術焉使主家治小室極其周有密置密瓶
于中選四健僕各立一隅傳作法戶外良久開瓶內
索索之聲取視之有虫類螳螂蜈蚣者耳百數帖伏
不動悉投之溪流由是怪變漸息到今無他

古步王屠

餘千古步有墟市數百家為商賈往來通道屠宰者

甚衆王生擅其利數世每將殺一豕必先注水沃灌使若充肥因可剝獲利人食其肉者痼疾輒發動王有七子積貲不勝多至於買田作室晚年得異疾右手掌内生竅血水從中流出日殆數斗更無藥可療刮席叫呼晝夜不得合眼但求速死踰月乃亡諸子知戒惧者即謀改業今之屠兒用此法者比戶皆然至於鷄鵠魚鴨亦爾

俞傑孝感

俞傑者浮梁橫路人自幼讀書其父曰達當紹興之初巨盜張花項冠暴鄉里為所執縛就之索財貨貧

儒無所從得盜捩又斫其右臂且斷矣傑時方十四歲自竄山林間知父被害涕泣奔出奮身求拜願代父死詞語痛惻不忍聞群盜亦為感動遂釋遠但令傑荷擔相隨既行五里許力乏不能進步到一龍王廟前偶左右無人急奔所負走赴浚山顧大松樹一木枝葉蔽空上有鶴巢極高廣度可蔽隱即攀緣而上匿於巢中盜追躡欲殺之四顧無所見乃捨去得脫身歸人以為誠孝感格故神明陰為之照傑字仲方從事科舉無所成名而終

右三事余模說

諸葛貢致語

永嘉諸葛賁字文之在太學預淳熙庚子秋薦辛丑
正月來試南宮以十四日謁夢于學土地祠是夜裹
市著衣偕數友即爐亭宿夢到一大庭下見環聚者
二三百輩若赴宴集賁就中間一位坐俄頃黃衣偉
丈夫別引一士至乃同舍生潘景憲叔昌也賁揖使
居前黃衣不可曰此人合列汝後既坐定聞若請致
語者隱約見一木板在下長數尺畫字滿盈而畧不
可曉僅憶其兩句云金牛雜劇仍達斗芍藥花開偶
至明及旦以告人皆賀曰今歲君必作大魁金牛蓋
蓋辛丑也斗者魁也芍藥三月花開是時廷試矣賁

亦深謂為然意必高挹科舉已乃失利浚遠兩發舉
迢丁未利赴省偶展試日當二月初試畢東還二十
五日揭榜後三日其叔祖母戴氏生辰相招慶會門
首內用優伶雜劇過四更報捷者至其日為辛丑下
直斗宿方悟夢中上句之驗友生為言芍藥開時正
當集注必得明州差遣果
登科慶元四年貢為樂平

癸丑春榜

陳至字誠甫湖州長興人居太學薦信齋取紹興壬
子舉浚 夢與故人出行抵一殿上堂字華峻掛

黃紙長榜於梁間皆書人姓名約以數百願同行者曰此何榜邪曰明年春榜也正仰首諦視而為風搖飄不容一見但彷彿認得己名及同齋宜興惠純夫耳已在前而惠居後覺而明燭書之策及省試罷各還鄉邑因與惠談昨夢且與約云頻年宜興人報榜必由長興去了然後吾邦捷音始至今若報吾兄吾無慮矣已而宜興人過縣往扣之曰爾縣湖洑有誰得其人附耳語曰两个惠官人一名純夫一名毓陳躍然自喜抵暮榜到如所言

楊母事真武

閩人楊翼之元禮登隆興癸未科調清流主簿未赴官而感寒熱之疾弥日轉甚母郭氏絕憂之平生敬事真武愁坐其床積誦呪四百卷元禮遂困中見一人身軀長大披髮伏劔猛從高而下以劍斫其胸不暇遮避便覺頭痛漸減以水沃其身則汗出如漿俄頃不見明日還復如前乃以告母曰是佑聖真君救汝也經數日果愈母自此益加肅敬至盡日禮拜絕忘寢食年八十四而終弟元禮不肯深信靈報亦從而泯歌焉

霍秀才歸土

長興霍秀才為人誠實素不雜交紹興二年得傷風
之疾然猶未為深害忽一日不曉人事達旦方甦語
其妻曰恰來一夢甚異吾必死矣昨被黃衫承局捧
挽而去行四五十里見當面突兀一山其上有窟僅
可容一人之身黃衫牽我入其內復同行又數十里
值宮殿甚壯問為何處令不答俄庭下人物甚衆見
去歲亡過所生媽、在傍拍我肩曰此是陰府尔何
為亦來正相語間黃衫遽亦我進前望着紅袍大官
端坐殿上吏持一紙示我言當以某年某月某日歸
土使我着狎計其期日近在朝昏我默念歸土則死

矣力拒不從遂泣拜仰而訴哀吾繼母來曰此老婆
之子霍某兒女尚幼一旦淪沒將無以自存乞賜容
一紀有綠袍人立殿上唱言此已奏

天帝矣我又伸懇云只乞延半紀使嫁遣一女子綠
袍對如初至于乞三年一年其語亦然仍作色曰與
你七日限便來於是僉書押字先具追黃衫者再抗
我手出才行數步陷於深泥中驚覺之次方知此身
在床一死何疑但當急辦後事耳凡錢帛書帙之屬
或與人皆自區處殊有條理而疾勢有加果七日而
卒右四事陳誠甫說

楊廿一入冥

饒州和衆坊板橋下吾民楊廿一以慶元四年七月四日白晝在家忽悶絕不省妻子以為急中風疾招醫灌救而咽喉為痰閉塞藥不能下唯心胷尚溫雖正暑不敢遽斂家人更迭揮扇沃以水洒之閱兩日欬然起坐初無患苦言前日為黃衣吏持文省追我即隨以去到一官府心知為冥塗恐懼無計見一人着王者衣冠坐于堂上未引問間見同巷新橋上徐志道秀才者與其妹皆帶枷跪伏廷中俄兩獄卒持荆杖拷訊甚酷問云汝父存日有官會一百七十道在何處兩人雖受苦毒堅相推托不肯招王指令引

過涇吏又見德化橋上開磁器鋪張小五者逮押至
前令決臂杖訖領過數卒隨後棒撻如覓索錢賄之
狀然後喚我出王者據案問汝是甚麼生對以亥生
王顧追吏叱曰錯了錯了此是係追申生人可速遣
還復由故道行擠墮深地中乃寤我幾入鬼籍念之
可怖後數日訪徐志道兄立道說所見立道流涕曰
正疑去歲弟及妹相斷而亡緣吾父生前所失楮幣
恰是此數尋覓之際二人嚴說咒誓固云不曾收得
宜其蒙此譴也已而聞張小五以瘋發于臂而死蓋

決杖之罰云周小陸說

夷堅三志壬卷第九

夷堅三志士卷第十十一事

鄧九妻甘氏

岳州民鄧曾九以紹熙五年春首往舒州大湖作商
留其妻甘氏於兄甘百九家約之曰此行不過三兩
月幸耐靜待我已而至秋未歸甘氏逢人自淮南來
必詢夫消息皆云已客死甘不以為信又守之踰年
弗聞的耗晚夕不自安不告其兄潛竄而東欲尋訪
存亡既抵江夏縣不能前為市倡譚瑞誘留遂留落
失節其心緒悒快僅半歲而死慶元四年正月鄒方
自大湖回程過鄂州城下泊舡于柳林頭登圻憇旅

店一婦人邀之啜茶鄧全疑似其妻真造彼室其抹
而坐問曰娘子何姓氏曰姓甘行第百十本非風塵
中人緣父喪母亡流落于此鄧曰故夫為誰曰巴陵
鄧曾九也初去舒州時期一季即反後來無一音信
往來客程多說他死了于今恰四周年孤單無倚不
免靠枕席度日鄧大怒曰汝渾不認得我婦曰我亦
覺十分相似只是面色黛黑耳鄧益怒曰我身便是
汝夫元不曾死遭病患磨折以故久不得歸來汝亦
何至入此般行戶故意辱我耐耐百九舅更無兄妹
之情縱汝如此目今與誰同活婦曰孑然鄧即筭還

店家房錢挈之回岳是日就見甘九作色責問甘九曰爾去之後妹子一向私走近日却在江夏譚瑞家正欲經官且得爾到明日即同詣州陳狀郡守追逐人赴司來質究間甘氏於衆中出倒退數步化為黑氣而散訟事遂止

石門羊屠

鄱陽石門屠者羊六以宰羊為生累世矣慶元二年二月一道人過門伸扇覓錢屠謂曰爾形軀偉然且無殘患世上有千行百戶不尋一般做經紀只是懶惰我平昔不將一錢與乞道人伏請穩便道人怒指

手罵曰汝也是堆教化汝家子殺父父殺翁三代輪
回作畜類何得了期汝今晚殺一羊又係汝父却教
姓蔡人得吃屠聞言憤甚携柴杖出擊之倏已不見
是日將暮市戶蔡五遣僕賣錢來買羊一脾并頌肝
肺適拌上肉已盡但有老雄羊一口欲殺而售與之
執刀臨圖方擬曳出羊忽作人聲叫云見殺爺隨即
仆地死屠始大悔懼為之改業而傾竭家資廣修佛
事以懺宿惡

顏邦直二郎

弋陽了頭叢農夫何一自小受顧于漆公鎮作好佛

事顏二郎者名邦直凡三歲辭歸父家兩處相去一程彼此聲跡不相知問慶元二年四月在田插稻驀見顏常前立何一識為故主人升壠上唱喏顏曰可伴吾行何語同役者知即隨以去徑半月不反其妻齊氏使兄齊五詢於顏宅見其子孫出曰吾家二郎下世一十九年如何却要何一使喚齊五遂歸然何一杳然不復可求訪四年正月忽還家妻初猶疑怕久乃問其因依曰二郎帶我去游廬山徧歷諸寺冬間直至夔州巫山廟去歲四月到蘄州蘄水武三郎家武點茶相待二郎謂之曰君宅一女妾是生身活鬼兼拾得一子在左側七个月亦是鬼魅武曰家間

有妾五六何者是鬼曰針衆人桂奴是也武命喚至
扣審其事桂奴頷二郎曰道我非人爾是何物爾乃
無身之鬼脫賺人力何一往來五千里不得見妻兒
爾大陰損害人命二郎荅曰吾雖無身然賴生前看
庶人經有功故逍遙自在吾欲拔度何一超生離苦
豈是損他桂奴無以對大罵武生云吾處汝家殷勤
數年豈無違過今日被顏二泄了全不會與我做主
抱拾得之子走向厨中遂不見二郎尚要挾我游大
游山我不肯徙私竄至此妻大驚自是一切如常二

月間因在田中竟為顏所呼而死

韓羽建墓

秦州人韓羽置塚山於近郊擇慶元二年三月課工
斬草建造生墓正晝間見一紅裳婦人皂衣鬢翁從
山內奔出極異之晚歸與其妻徐氏說徐氏夢所見
二人跪于林下婦曰妾與翁在山五百年矣今日方
遇主人無以効勤敢持微物上獻即捧出紫袋不知
其中所盛者何名色也徐接之而寤覺手內有所執
呼婢點燭視之果是紫袋而包一瓢搖之有聲頗
嚮訝而藏去明日韓復入山迨夜半徐又夢二人跪

獨婦言曰昨與娘子一瓢七束在內可鑽開取食續當生七男子他時為國家棟 如生耄年亦可與媳婦服亦主生七孫崇顯聞來日開金井如見妾等切不可怕亦不可投婦曰汝二人形像各在何所曰盡在穴裏一人長一尺八寸一人高三寸語畢騰空而去徐驚覺不敢復睡以告其夫明日於土內得一赤蛇長一尺八寸身紅如金一龜高三寸身綠色韓以銀盆貯之捧歸翌日啟視無所見而七束至今存

解七五姐

房州人解三帥所居與甯秀才書館為鄰一女七五

姐自小好書每日竊听諸生所讀皆能暗誦其父素嗜道教行持法書女過父不在家時輒亦私習年二十三歲當淳熙十三年九月招歸州民施華為贅婿華留未久即出外作商生十五日四月通三師書因寓密信告妻曰我在汝家曰為丈人文母凌辱百端况于經紀不遂今浪跡汝寧府汝獨處耐靜勿萌改適之心容我称意時自歸取汝女覘畢掩泣即日不食菴：如勞瘵以八月死華不知也後兩月正在遂寧旅舍忽見女來驚起扣之房陵抵此千里尚遙汝單弱婦人何以能至荅曰緣接得汝書後愁思

成疾父母不相憐反行責罵已寫一帖子置室中託
言投水切莫相尋由是脫身 受盡苦辛兩脚皆

穿破僅得見尔華視其經行霜雪中衣履破碎拊之
而哭携手入房餉以肉食及買衣與之遂同處華資
囊頗贍至紹熙二年冬欲與妻還三師家堅不可乃
還歸州明年冬月解三師鄰人田乙作客抵歸州遇
施華：延至其居女出相見田乙驚言七五姐亡去
三載何由得生身却在此女曰我詐父母云赴去而
潛來訪施郎非真死之田大感訝仍不欲盡言反房陵
為三師道所見三師不信但舉女樞火化尸朽腐矣

四年華迂居荆南明年解三師聞之遣男持書信驗
視見華與妹情好甚洽住數月相率有房州解氏喜
置酒召會諸親諸親共云七五姐不幸夭逝於今七
年且又焚化了此殆精魅假托符必為施郎不利宜
思其策三思心為動明日招法師來考治女怡然自
若法師書符未成女別書一符破之法師再書靈官
作鬼符女作九天玄女符破之法師不復施他技撫
劍顧之曰女的是何精灵耶女曰我在生時盡讀父
法書又於夢中蒙九天玄女 吾返生還魂之法
遂得再為人永住浮世吾嘗有濟物之心亦不曾天

地禁忌尔過愆甚多矣有何神能治于吾乎法師
不能答而退女見父母親戚慶元三年解氏盡
室游翫郊野到女莫處漫指示女大笑走入山
怪乃絕

汪一酒肆客

德興南市鄉民汪一啟酒肆於村中慶元三年盛夏
三客入肆沽酒飲之至醉復有二客來相與攀揖言
曰數歲不相會今日何為到此客云因往台州幹事
一住十五年擬欲再行且謂五通行營語畢不復索
酒飲計讜酒直即去汪一方問後至者曰彼三人姓

氏何云曰一姓陳一姓孔一姓吳皆已於淳熙八年
死了不意乃見之汪聞而大駭收坐上所留錢試投
水桶內俄悉化為灰埃二客不旋踵亦退

羅仲寅逢故兄

饒州使院吏羅仲寅於慶元四年正月送通判妻彥
發註權南康守出東閩到三十里妻使諭送者令回
州行將到路口逢其已死兄羅三邀入近街楊家酒
壚內對飲叙隔閏詢家間事即骨肉安否甚為詳悉
仲寅猛悟曰吾兄已亡何 在人世兄曰且休說
着大抵只是修養之法耳 盃後兩人各醉兄剝一

盃飲不盡遂與仲寅分之
寅飲罷血吐不止舉
目而視不見其兄歸家而
于八月在庭中困坐
又見其兄自外來持一物如小錢大強塞其口而沒
仲寅僅能喚妻既更不復作聲抵暮而卒

汪三宰牛

鄱陽石頭鎮汪三常以宰牛為務多與其侶陳二者
其本慶元：年十一月買得水牯甚大牽歸殺之將
晚嘗日賣肉與肚臟就門上按出售而挂頭蹄于房
州內二人方往來厨舍鑊邊以候肉熟忽聞房內有
聲云枉屈殺了吾汪趨入視之無人焉以為耳妄聞

閉戶舟出厨其聲如初而愈加寃厲復視之亦無所
覩俄至手三識其為怪提刀罵而入乃見牛頭張口
言汪三哥吾與汝無恚恚今日却殺吾汪大怒提刀
直前欲斬其背不料為所挂牛蹄趨其右脅即掩助
大叫痛不堪忍陳二扶之付厥妻漸覺腫愀遂成大
疽七日而死

彭六還魂

鳳州民彭六周二李二十一一人者同年同月同日
皆以紹興甲戌歲生唯時其居甚密迓結羨相
歡為同年兄弟慶元景辰月初八周李俱已正晝

死彭未知也黃昏復如夢

中為兩吏

去到一大

府見罪囚無數一王者居

狎湏吏駛卒領周二

至前王者云合渠壽八十七歲何來之速語未了一

綠衣從內出白言此人緣在生性急傷物折除半壽

只得四十二歲王曰如此則難救命狎赴獄喚李二

十一王又曰渠合七十一歲命未盡而追何也綠衣

者復白言緣在生妬賢嫉能欺孤徒寡造罪百端故

亦受罰王曰既心懷惡毒合赴都業彭細視二人方

悟身在泉路驚戰不已俄聞朱衣人在上呼云狎出

彭六既立廷下王曰此人壽數已盡可隨業受生綠

衣者云其壽雖不永平生好提携夫所陰功甚多自
可推言王曰審如汝言與增二紀朱衣唱令還彭跪
謝出行數里過一衙庭一派啟六門彭欲就覓見使
遮第一第二第三門不容入正知躡次殿上綠衣人
忽至曰汝識吾乎乃汝伯：彭子明今作都察判官
恰來朱衣是汝家司命所以相護幸獲反生更宜廣
修陰陽切記切記可從此第四門入又行數里得一
山其下有枯井失脚而墜遂蘓已死一宿明日走
訪周李二人皆卒矣

右九事

說

婆羅樹子

吳中人每於秋夜得虛空

婆羅樹子

曰是月中桂子也天竺山

然莫能明為何呂林

子長云其苕溪所居一夕聞屋瓦歷鹿有聲若一種物從高而兩者俄紛：不止呼童持帚并梯掃之得成顆者數百計金類皂角英中所生但一：堅重無損蠹者而屋四畔元不曾有此樹姑歲之明日所而畚親益信不疑試以十余顆付園吏使依種植法窖子菜畦內及春發芽盡為真皂英子枝幹與世間者亡以異其理殆不可曉唐李邕作楚州婆羅樹碑予既載之容齋四筆所云特奇崛蓋非此也

漢卿丹桂

齊三傑為士人時習業於灵芝門東桂林野圃淳熙十六年當科舉之次歲數輩朋相約結課於中有張宗臣者夢異人持一花餅貯丹桂三枝從外入張首見之趨至前曰漢卿求一朶異人取以付之曰若余子則未可張覺而喜甚以告諸友滿意有折桂之望及秋試揭榜齊獨預薦明年登科蓋張之名齊之字同為漢卿造物固寓意以戲張也

夷堅三志 卷第十

西復校此卷帙多破損故闕文獨多